

►温暖2021 我是辽宁人②8

他们冒雪进山寻找失踪男子7小时

“孩子丢了,人家不找警察找谁?”说这话的是本溪溪钢公安分局歪头山矿派出所民警韩冰。

大年初二那天,他和同事帮群众寻找走失的孩子,在漫天风雪中搜寻了近7个小时。

3月1日,他又专程赶到孩子家看望,“如果孩子再去找妈妈,先给我们打个电话。”

孩子丢了 人家不找警察找谁?

“大年初二中午,一位大姐哭着来到派出所,说是儿子丢了。”韩冰告诉记者,报警的马大姐说,儿子当日从辽阳柳河村到歪头山侯屯来给自己拜年,只有20多分钟的路,结果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人还没到。

“都是为人父母的,我马上查监控,发现在上午10点10分马大姐的儿子确实进了矿,最后在矿山的土路上没了踪影。”韩冰说,矿山地处沈阳、辽阳、本溪3市交界,附近村民经常翻山抄近道,像从柳河到侯屯,走山下得两三个小时。

不过,从监控上看,马女士的儿子年纪好像不小了,走路还晃晃当当的,“我就问孩子是不是喝酒了,马大姐说不是,孩子其实已经28岁了,智商不够,因为自己和丈夫离婚后,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平时也经常一个人到她这来。”

韩冰马上在公安网上发布紧急寻人启事,向上级汇报,并决定出门帮助马大姐去找儿子,“虽然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失踪,可救人也有个黄



韩冰等人到辽阳柳河村看望马大姐的孩子。

马海燕供图

金时限,真要是孩子有点啥事,也得尽快抢救啊!”

因为大过年的所里人手不够,韩冰给本钢保卫部歪头山矿大队的左宇翔、富浩、赵旭打电话,“按习俗大年初二都回娘家。可孩子丢了,人家不找警察找谁?他们几个就从本溪市内赶了过来。”

雾雪天里 搜寻7个小时

韩冰4人兵分两路:一台车俩人,

一路到矿山外往沈阳方向寻找,因为马大姐的儿子曾经在沈阳那边打过工;另一路在矿山里寻找。“当天下了大雪,能见度也就10几米远。”

矿山里本来就都是土路,路边也都是石头。因为担心孩子掉到坑里沟里,韩冰等人专门挑那些沟沟坎坎、大坑边上、大石头边上、雪堆的地方、有草窠子的地方走,鞋、裤子都脏了,“还得小心着别让自己也掉到下面。”

往沈阳方向寻找的一路也不轻

松,虽然不用走沟坎爬山,可路上下起了大雾,打开车灯就啥也看不见,只能闭着车灯慢慢往前开,一点点寻找。

从当日下午1时30分,搜寻行动一直持续。

“整个矿山沿途可以说是地毯式搜索,有很多大坑我们都趴到坑边去看。晚上6点多马大姐说先吃饭,我说可别啦,还是先找人吧,时间就是生命。”

韩冰说,那个时候直起腰,听着

山下的鞭炮声,虽然又累又冷,可是觉得这是真心给群众办实事,心里面真是热乎的,“我今年46岁,干警察也20多年了,这种找人还真是头一次。”

晚上8时许,还是马大姐坚决拦住了他们让休息,“不行!不能再找了,你们也够累了,天都黑这样了,为了你们安全,我也不能让你们再找了!”

孩子在抚顺现身

就在这时,惊喜传来:马大姐接到了来自抚顺海浪派出所的电话,他们在巡查时遇到了一名智力有问题的青年,正是马大姐的儿子。在搜寻中,警车有两个轮胎都被扎坏,韩冰只好让马大姐打车去海浪派出所接回孩子。

2月26日,马大姐把一面锦旗送到了溪钢分局歪头山矿派出所。马大姐说,没见到孩子,自己当时真的是不知该怎么办,还是个大雪天,孩子智力有问题,是民警让自己有了主心骨。

“4个人陪着我找了大半天,一口水没喝,也没吃饭,下雪下雾还是饿而不舍……”

马大姐说自己实在不知该怎么感谢,只能送面锦旗、写封感谢信。在感谢信的最后马大姐还写了一首诗:惊心动魄十小时,矿山寻找失踪人。人民警察为人民,不是亲人胜亲人。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男子夜里被困深山 靠吃雪等来救援

登山与朋友走散,男子夜里独自被困于深山,更糟糕的是,他手电丢失、饮水短缺,连手机都因没电而无法联系。7名救援人员为救他脱险,重装徒步进山、利用无人机寻找他所在位置。

3月2日,被困的张先生和丹东市消防救援支队站前西街站救援人员向本报讲述了此次救援的经过。

男子登山与朋友走散 夜里孤身被困深山

“我当时心里是真的挺慌的,孤身一个人被困在山顶,天黑了,月亮都没出来,四周漆黑一片,手机只剩下2%的电,带的水也早就喝光了,身上只剩两块压缩饼干,我非常庆幸后来能在他们的帮助下脱险。”被困人员张先生(化名)表示,当时那种彻底孤立无援的状态,他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有些后怕。

“我们接到求助电话是27日晚上不到7点钟的时候,一位男士说他和一起登山的朋友走散了,朋友被困在山里,找不到下山的路。”丹东市消防救援支队站前西街站救援人员介绍说,被困人员身处的五龙山,山势陡峭、树林茂密,而且还可能会有野猪出没,再加上晚间山上的温度很低,此时孤身被困山林,必须赶紧救援,于是他们立刻出动了两辆车和七个人,携带好救援装备,抓紧时间赶到了山里。

“在现场我们见到了报警人刘先生(化名),他跟我们详细说了一下被困人员的情况——张先生今年65岁,两人本来是一起行动,但下山的时候,刘先生走在了前面,没注意到张先生没跟上,等发现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对方的踪影了,两人通过电话联



救援人员在山中寻找被困人员。

丹东消防供图

也弄不明白方位,天已经黑了,刘先生知道自己进山盲目地找人也没用,于是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表示,在跟刘先生确定好两人最后在一起的位置后,除负责留守做信息搜集与接应的队员外,其余救援人员立即重装徒步进山开始搜救。

躺在露天野外 靠吃雪缓解缺水状况

“在我手机还有电的时候,我和老刘通过一回电话,他告诉我说已经报警求助了,很快就会来救我,这个消息当时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救心丸’,也是有了这个希望,我才坚持到最后。”张先生说,因为走了很多路,再加上心里十分恐惧,他当时觉得“非常渴”,可是带的水早没了,万幸的是山上还有积雪,为了缓解自己缺水的状况,他找了几块相对干净的雪吃了下去,为了恢复体力,他找了一个有落叶的地方躺了下来。

而另一边的救援人员考虑到张先生的年纪,山里十分寒冷的情况,也在努力加快救援速度。因为山路

陡峭,漆黑一片,救援人员便利用探照灯具,并打电话询问张先生能否看到山下有强光,可张先生说身边是一片漆黑,没有发现强光。“根据他这个反馈,我们判断张先生应该不在当时我们身处的五龙山南侧山坡,而是在北侧山坡。”救援人员表示。

手机定位失效 手电遗失无法确定方向

“我们也尝试过让张先生发手机定位过来,可是受山里信号不好的因素影响,定位根本就不准确,被困人员明明没有在移动,可是手机定位却还在不停地‘走’,所以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办法。”救援人员说,为了确定张先生的方位,救援人员出动了无人机对另一侧山坡进行侦查,并打开无人机上携带的照明灯希望张先生能够看到,听刘先生说张先生身上应该有一个手电,救援人员顿时精神一振,赶紧联系张先生让他用手电示意方位。

“我本来是带了一个手电的,可是手电太小了,之前我在找路的时候

不小心给遗失了。当时救援人员开的探照灯我也没看见,但因为躺了一会儿体力恢复了一些,我觉得自己也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救,便想办法分辨方向,好在这个时候月亮出来了,能见度比之前好了不少,我在山顶环顾四周后在一个方向看到了隐约的亮光,再联想一下山周边的情况,我觉得那个方向很有可能是高速公路,我往那个方向走,来救我也容易找到。”张先生说。

于是张先生在手机一再提示将要因为低电量关机的紧急关口给救援人员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朝着公路方向走,没说说完,电话便自动关机了。

“其实我们很担心他会辨错方向离我们更远,可是当时确实跟他联系不上了,只能按照这个最后的线索也往他说的地方前进。”于是消防救援人员根据张先生提供的信息,判断其应该在五龙山南侧的鹤大线公路附近,几人便立刻带着报警人开车沿着五龙山脚下公路搜寻。在驱车20多公里后,终于在鹤大公路五道沟附近的路边发现了张先生。

此时,穿得并不多的张先生已经被冻得有些发抖,救援人员赶紧为他提供了热水。21时30分,消防救援人员将没有大碍的张先生和刘先生送到了他们家门口。

“这次张先生的经历其实属于比较幸运的情况了,我们还是想提醒登山爱好者们,去户外出行要以团队为主,在外注意不要与团队走散,出行前做好充分准备,并计算好下山时间。而且还得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争取做到安全、理性、科学出游。”救援人员提醒道。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辽第五批医疗队 18名援藏专家 昨日启程赴那曲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3月2日,我省第五批“组团式”医疗队18名援藏专家赴国内海拔最高城市—海拔4500米的那曲开展为期1年半的医疗援藏工作。

第五批“组团式”医疗援藏18名专家政治坚定、专业水平高、身体素质好,由大连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盛京医院、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选派,涵盖外科、内科、妇产、儿科、急诊、重症医学、眼耳鼻喉、麻醉、传染、药剂、放射、中医、超声、病理、信息等13个专业,副高级以上职称占比60%以上,进藏后将担任那曲市人民医院院长,相应科室主任、护士长等职务,共同提升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建设水平,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和职业素质,引领推动那曲地区卫生事业发展。

自开展卫生援藏工作以来,辽宁先后选派四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87人次到达全国最高的地级市海拔4500米的那曲工作。援藏专家牢记使命,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创三甲”“以院包科”“师徒帮带”等方式,着力夯实那曲市人民医院技术能力、基础建设和服务水平,取得突破性成果。